

乡愁

白馍之梦

乔傲龙

馒头, 谭坪塬上叫白馍, 上世纪70年代之前, 那是塬上人最美的梦。

梦想遥不可及, 除了婚丧嫁娶和过年过节时的灵光一现之外, 真的就只能在梦里去想, 与现实是没有任何接口的。于是除了不切实际的白馍之梦, 比较现实的理想是不要一年到头总是南瓜红薯山药蛋。这个理想, 1978年之后开始在我脑子里渐渐成形。这一年是我的教育元年, 周七虚八, 背着母亲用蓝布缝制的书包, 到村办小学去读“上中下人口手”, 语文第一课只有一句话: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所谓改革破冰之年的说法, 是老后头才知道的, 但高考恢复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每一个考上大学的消息都像原子弹在塬上炸响, 蘑菇云久久不散。

那时塬上人所说的大学, 包括大学、大专、中专、技校、师范, 只要转户口、吃供应粮就算。梦想, 梦中的理想。理想, 带着道理的梦想。只要可能性在理论上存在, 努力便是值得, 我人小志气大。大学都敢去想, 却不敢妄想一举实现“白馍自由”, 只敢设计一个首先摆脱红薯山药蛋的“两步走”计划。少年心事, 再回首悲欣交集。

虽然不是“几个馒头就可以当旗帜来挥舞的年代”, 但四十多年前的谭坪塬与很多地方一样, 白馍与现实的距离, 比梦想更遥远。当然, 这不是自己的梦想, 后来发生的事实将予以证明。先是村里的两个生产队散成了若干个小组。那天的光景, 除了没放鞭炮, 印象中比过年还热闹, 生产队的全部家当——平地坡地、骡马牛驴、车犁耩耙、磨碾碾碾, 有几个组就分成几份, 然后各组派人抓阄。抓回纸蛋蛋, 摊成纸条条, 一个人举着念, 几个凑上来看, 剩下的围成一圈, 兴奋和喜悦夹杂着牛粪的气味到处弥漫, 风吹过时, 带着洋槐花的香甜。

我们村叫乔眼, 但乔家却是小姓, 爷爷已经平反回城, 大姑早几年嫁到了十几里外靠近黄河的程河垣, 村里留下我们家、二叔一家, 还有老爷爷和老奶奶。生产队分组, 乔家祖孙三代、李家兄弟三户结成利益共同体, 六家人饥寒同当、温饱与共。大锅饭变小锅饭, 有事大家一起商量, 下地也都舍得出力。一年收成刨去要交的公粮, 剩下的按人头均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两三年, 塬上百姓便基本摆脱了红薯和山药蛋的纠缠, 二面馍与杂和饭可以管饱, 收夏种秋苦重时, 顿顿白馍。理想已经实现, 梦想还会远吗? 陌陌相逢的人们, 脸上挂着笑颜。

前些日子祖母过世回家奔丧, 在村里多留了几日。闲聊中得知, 李家的三个老兄弟——锅子、小锅、敞锅, 一个早年到塬下招亲, 老父亲去世后便很少回来, 另外两个落叶归根, 回到土里去了。同村论辈, 三人我都管叫爷, 那个锅子

爷, 印象尤其深刻, 总让我想起罗中立的《父亲》。岁月如歌亦如割, 那时的风发意气如在眼前, 而人事已然面目全非。

分组没几年, 各组再分家, 土地下户, 开始“单干”。也许分组几年后已是水到渠成, 这次没了之前的热闹劲儿。而实际上, 这一家伙才是真正不得了, 整个村子像陀螺被甩了几鞭杆, 开始没日没夜地旋转。全村男女老小都在黄土地里泼命, 要不是吃饭睡觉, 这些庄稼户真恨不得像玉米高粱一样长在地里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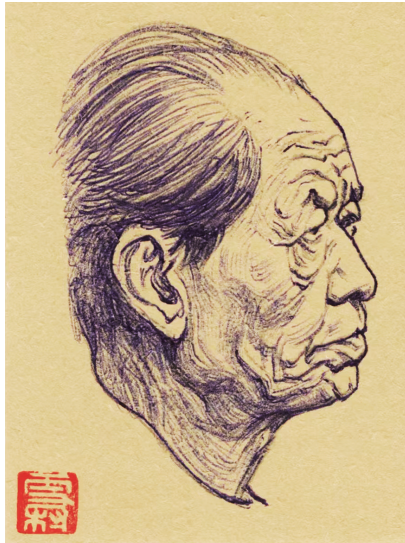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里有个脖子上长着瘰疬、既丑且泼的曹杏花, 给自己家推碾子比得上一头罩眼牲口, 生产队上工却是锄头不沾土的一堆懒肉。小说总有夸张, 但此类“公私分明”的情形, 那时大约放的四海皆准。但土地一下户, 曾经流流摆摆的所谓懒人, 仿佛一夜之间都被抽掉了懒筋。记得一年, 公社为粮食增产, 曾规定沟里的蒿草坡, 谁开出来就归谁。一声令下, 塬上千沟万壑, 瞬间成为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 家家都开始大战狼窝掌, 有人家的父子兄弟, 甚至晚上提着马灯开荒。没有无差别的勤快, 只有分场合的懒惰, 这里没啥秘密可言, “关你啥事?” 一句口头禅就是答案。

核算单位一划小, 各家便都有了余粮,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从庄稼户的田间地头出发, 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国运和民生。其成功的关键是为人的私心划出了一小块“自留地”, “给自己干”成为最初的动力。又过了几年, 大约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 人民公社也消失了, 大门口牌子换成了乡政府。

土地下户第一年, 我家打了10担小麦, 现在想来不过区区3000斤, 但当时却是一个分水岭。单干时家里分得一头黑毛驴, 收完秋, 父亲又从集市上牵回一头尚未齐口的小牛。从那时起, 家里再没有错过粮食。父母正值盛年, 身上的力气仿佛永远使不完。我已经转学到了县城, 但放假回来, 总要让母亲领上我, 郑重其事地到粮食窑里挨缸挨囤看一遍, 小麦、玉米、谷子、豆子、芝麻、蓖麻。

头脑清醒的经纶者, 既为天地立心, 更为生民立命。天兼覆, 地周载, 日月遍照, 天地之心如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但人之饱暖, 不能安我之饥寒, 所以人之悲欢歌哭, 不能不以一己为中心, 费孝通的“同心圆”之说, 显然是吃透了乡土中国。杜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不过一时激愤。至于《礼记》所谓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考之世事人心, 何异痴人说梦? 果有一日落地变现, 相信不是因为社会进步, 而是人类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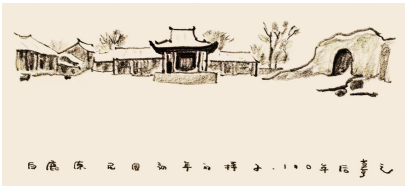
往圣绝学, 自当于此挂怀, 万世太平, 此则不二法门。走笔至此, 于万点乡愁之中重温宋贤语录, 心下忽有此得。



陈忠实先生... 2002年... 12月20日



2022.7.22记... 陈忠实先生... 12月20日



随笔

陈忠实和他的朱先生

罗雷村 文图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里写了朱先生。朱先生, 清末举人, 谢绝奉官, 书院兴学, 能先知天象人事, 救济乡民离苦得乐, 一身布衣青衫, 乃原上一智者、大儒。朱先生做的最了不起的事, 是他领衔几位品行端正的乡贤聚于白鹿书院, 为后世留下一部卷帙浩繁的《滋水县志》。朱先生离世, 白嘉轩感叹: “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朱先生, 《白鹿原》的魂。据闻朱先生确有其人, 本姓牛, 祖居今仍在白鹿原。读《白鹿原》, 每读到朱先生, 总会出现陈忠实先生的幻象。

曾见过陈忠实先生两回, 是在其写了《白鹿原》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一回是2003年在北太平庄总政招待所, 同事徐怀谦叫我去看来京的陈忠实。那天上午, 在他住的客房里, 我们一直待到中午, 他留我们到一层饭堂吃了便饭, 又聊了些闲话。现在回想那天都聊了些什么, 已经忘记。另一回是2010年中国作协在重庆索菲特酒店开全委会, 午餐时作家委员们围成一桌一桌热络说笑。一瞥, 见陈忠实一个人坐在边角一个小桌旁, 点上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 一口接一口吸着。我过去请他题字, 尽管他说话腔调, 还是写下“白鹿原头信马行”, 说这是白居易的诗。只可惜, 两回见到陈忠实先生时, 我还没读过他的书, 因为无知, 自然没有与他交谈的话题。2016年闻他离世, 心里一惊, 但也并没有太多感触。直至6年后读了《白鹿原》, 我对他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 特别想问他: 你写朱先生, 是不是在写自己?

上世纪80年代, 为写《白鹿原》, 陈忠实到长安、蓝田等县查阅县志, 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我想, 假若没有当年朱先生们的“不避官绅士民, 凡善举恶迹, 一并载记”, 《白鹿原》里那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事件该会逊色多少! 文学也是记录, 他写小说, 也是在治史。

读《白鹿原》, 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事件, 既不溢美, 也不隐恶。有人说《白鹿原》是一部意蕴厚重、丰湛的史志; 有人说陈忠实乃“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书记员”; 还有人说他的离世“带走一个民族的秘史”; 我倒觉得他恰恰留住了一个民族的秘史——昨天、今天, 过去、现在, 不断地往而复来。我感念陈忠实先生, 他让我知道了很多, 明白了很多。

今天, 人们怀念他, 生发的也是那句感叹: 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古往今来, 总有像朱先生、陈忠实先生那样做事的人, 将所经所历、所见所闻, 将那些积德或施恶之人, 将他们做过的好事或荒诞、龌龊、诡异之事一并载记。对于行恶之人, 勿以为事了拂衣去。人生有尺, 做人有度, 正所谓——人在做, 天在看。记得朱先生墓室砖头上刻的字: “天作孽, 犹可违; 人作孽, 不可活。”而陈忠实先生记下的朱先生那句“不避官绅士民, 凡善举恶迹, 一并载记”, 至今仍是声犹在耳。

人物

第一章

2015年8月14日

报到, 开始驻村扶贫。梳理心路历程, 叩问内心: 为什么要去驻村扶贫? 在我心里, 生养我的是母亲, 培养我的是党, 养育我的是祖国和人民, 党、祖国和人民都是我的母亲。为了实现早逝母亲的心愿, 为了感恩党的培养, 为了感恩祖国和人民的养育, 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嘱托, 为了帮扶村早日走上富裕幸福的道路, 我愿把热血和青春洒在这块我热爱的土地上。

——《杨河芬日记》

“第一书记”报到

2015年8月14日, 大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录用科副科长杨河芬作为大同

市天镇县张西河乡许家窑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进村报到, 一同进村的还有工作队队长老张和队员小王。

局党组成员、李副局长受局党组指派, 代表全局送行。汽车进入阳高县地界, 一路上尘土飞扬, 因为这里正在施工, 兴建北京到大同的高速铁路。

汽车进入天镇县县道, 李副局长被连续几个颠簸颠得左摇右晃, 于是放慢了车速, 接着又被几辆拉煤大卡车挤到路边, 就有些怯胆, 不再说话, 专心开车。老张看着车窗外的大车, 也觉得心惊, 对李副局长说: “李局, 找个安全地点停下来, 换河芬开吧。”李副局长等一长串拉煤大卡车过去才停下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为了母亲的微笑》

车, 心有余悸地下了车。杨河芬熟练地点油换挡, 汽车在县道上像鱼一样轻快平稳地穿行起来。老张的表情明显轻松下来, 说: “李局, 咱们都老了, 你1959年, 我1958年, 我还比你大一岁, 手脚没河芬灵便。这路又难走, 大车又多。这些大车开得都野。”李副局长人很随和。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叠的时空》节选

当然, 并非因为感动, 而是因为人与自然难以言说的契合——自然或是检验人与人距离的一把尺子。又或者, 在自然里, 人与人的距离就像水与石头、石头与土、土与树、树与空气、空气与阳光的距离, 一切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又一切盘根错节、紧密相连。是的, 是盘根错节, 而非勾

心斗角, 是紧密相连, 而非相互掣肘。说得再直白些, 世上最亲密的关系都是缠绕, 自然便是缠绕的总和!

顺坡缓行, 东边台地兀立着一座房子, 拱形, 石砌, 老杨说是座山神庙。老邓拨开蒿草, 绕灌木而上, 四周环顾, 似在寻找什么。我问他发现了什么, 老邓说, 只有木柴烧过的痕迹, 说不定有人在这儿取过暖。我笑一笑。越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越多各式各样的小庙, 这或是一种敬畏, 也或是一种寂寞, 还是数千年来老祖宗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别以为老祖宗迷信, 他们更智慧, 与老祖宗相比, 我们对自然的认知简直堕落! 心中怅然, 转身的刹那, 一头狍子从路旁草丛里窜出, 直奔坡上

而去。老邓和广瑞吓了一跳, 老杨见怪不怪, 我却莫名其妙地习以为常。

埋头向上, 眼前出现一块平地, 七八亩大小, 除了半人高的茅草, 地里竟无一株荆棘, 也无其他植物。一路见惯各类植物, 这块野蛮生长的茅草地居然如此纯粹, 令人讶异, 令人欢喜。其实, 纯粹便足够美, 不管它是花儿, 还是草儿。地的西面是道山坡, 坡上是松林, 林边杂生着棠梨树、野山楂, 枝头挂满红色果子。东侧长着一棵杏树, 或因地势开阔吧, 看上去并不高, 树冠却很大, 在地上投下一片阴凉, 遮去茅草地一角。地北长满沙棘, 叶大, 无果, 呈乔木状, 生机勃勃, 毫无疑问, 此处雨水充沛、泥土肥沃。

纪实